



徂徠文集卷第十六

徂徠石介

守道



書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員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經畧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為

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國。以蝼蟻而抗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已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也。得不苗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東之。桓彥範。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

為之佐。然后功立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即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尚且不遺之。况于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邁。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葺。豈得申。燕居飽食高枕也。閣下經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中。月。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隆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十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下。奉。焉。勤。焉。猶將以為不可得而見也。設若晦之。漢公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為勤。焉。奉。焉。慕之。

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于天下。而窮于身。其文出于千古。而否于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于眾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豐于財。又富于義。宜卒成先生之葬。然

後知足下好賢服道之心實篤。足下願交于介而思聞于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足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之待吾勤且至，始中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于足下者為之揚權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觀足下之五六萬言如觀于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于土。吾不見日行之

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然水汙漫中夏，其浚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于海。出不於其源，歸不于其海，則為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為水之道？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由是道則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夷則狄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為文始宗于聖人，終要于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盡為文之道矣。不宣。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秘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

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教覆熙道之心
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針與火而攻醫之饋
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况之言深切
直中吾病雖膏肓亦可及焉况吾之病未至膏肓
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
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于中
盖所得偏爾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
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惟不協于中之咎于今之世
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
烈之氣我剛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

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吾受剛正直烈于天受中
于熙道剛正直烈得中然后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
人我今而後自知幾于道僅于成人矣熙道于我不
啻于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
又激切戒我非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感發而少
寤焉吾今非特少寤也盡知前日之所為之非已刮
去無纖髮存者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為奈
何常以謂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
行矣如何之位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
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其位者將已乎不得行之

于上。當存之於下。不得施之于天下。當畜之于一身。不得利于當世。當垂之後人。則將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孔子之道自魯出。天下雖大亂。聖人之道雖大壞。魯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况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始何可居矣。吾且審卜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庶道在北。有大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為道自重。不宣。

與裴員外書

裴君負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目駭心悚。流

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于葭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貌。騾。裊。逸。馭也。不騁于王樂之前。而鬻于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也。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蛙蛙之聲。百千萬變。徒曉。怡人心。噪。聒人耳。終

莫能適夫大節奏而和于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
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々其誰與歸輕薄之流
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
妖恠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
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于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
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
棘逐去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至于聖不
有徑曲小道如依而大塗而行憧々往來舟車通焉
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碍往
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

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
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
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于萬百里而避之
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鼃鼃蛟螭橫焉泰山可登
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鼃鼃戮其蛟螭江終不
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殲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
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泰山也今之為榛塞焉其害
何啻鼃鼃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

上下流行而無阻碍。元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揚
墨。然后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后吏部之道行
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于此者。必在
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
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
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于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
思遠不深以介為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
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于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
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
以為如何。

與漢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来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
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嘗念今之州郡。賢于
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歷聘于七十
國之君。與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
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游說于當時。卒亦不遇。
而况當孔孟荀卿之時。列國各自為政。能用一賢人。
則强于鄰國。伯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
哉。用聖人之徒。利于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令夫
政一出于朝廷。州郡守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

子教條畏天子法令功賞刑罰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已。雖其國有如孔子孟子之徒于我何利焉。况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州郡禮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已吐哺握髮。致、不怠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強國伯諸侯。今得賢士無分寸利于其國人况萬、無孔子孟荀之徒接引如是之勞禮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于古之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于今之州郡今之州郡所禮士人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禮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亦必以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然念其勞甚恭矣。

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可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飾館相待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于今之州郡矣。得一國之君一國之大夫以禮遇之者庸陋之介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世為聖人不若庸人之生治世也不宣。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文。謹直言情懇頓首拜于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怙恃。而所怙者獨父。嘗自痛不能報二母劬勞鞠育之恩。今父實老而家貧。族

累重賴祿廩為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于君。退休于家。猶煩勞于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于州縣。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祿。以為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資餘粟。以為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今復有重于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釗殿丞。京知齊州。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隲通判明州。呂虞部。日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州。礪山縣事。審官循國朝之制。就徙于蜀。道之難。從來着矣。少健輕捷者。猶且疲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為人子既不才。

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猶馬能吠乘。為其子反無所能。不若犬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子忠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竊自比于犬馬。故去年請于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僅。胥母氏訃至。不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來。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人之行。狀上而既不獲報。且大人齒衰而蜀道遠。又不可卒行。乃別擇佚泰之地。而求安樂之徐。在東

夏為近。輔處列藩。為大府。通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為會津。而况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麥實為樂土。今者閣下。以王府之通。臣臺郎之宿望。鎮撫綏養。為土守長。尚清淨恭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得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為人子。得置其親。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嗚呼。木依于山。魚依于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雨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潭府之奧。蒲藻之美。魚誠得其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罔罟不以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于仁政乎。今徐雖為近輔大府。會津樂土。夫欲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于閣下乎。仁政之廣。及于艸木魚鳥。况人之親焉。介知寢處安矣。食味嘉矣。不勝人子悽之誠。伏惟閣下哀憐之不次。

徂徠文集卷第十七

徂徠石介守道

書

上范經畧書

代張頌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上范經畧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
後有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故難生○

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痼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賊。吳之患。國家與賊為家人。今與我始。幸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于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能正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

臣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之繇。六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為吉也。賊吳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經畧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吳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于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畧。初賊吳猖。閣下尚謫于吳。人皆曰。不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遂罷

閣下今復起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閣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閣下之智矣噫閣下智知施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于閣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搆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搆境上諸將可畏者閣下是矣遂以書聞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天子聰明神聖閣下獲全晉

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閣下書聞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吳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閣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而後歸為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徃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于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吳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

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臥晏而起恬愉休逸飽水
肥草自比于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
毛可施用竊為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
者二人沛縣梁構兗州姜潜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
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于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捍
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
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若使
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茲
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亦
不能用茲三人構事劉顏子望潜事明復先生洞初

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原其器必深
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
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
李縕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六事子
望縕六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
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
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
官竄去縕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籠置于深法平價
買官騾一誣縕損官錢教縕除名羈管滁州二人皆
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

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為漢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于時。而信于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武賢良之詔。求^帝昭^也之士。奔蹏之馬。取是道也。緡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眾材附之。乃立。

大勲所任者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緡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施用。苟得五人。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舍惟閣下命。介不任奉之誠。不介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

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蟹之細。米
鹽之品。菹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窟。南極丹崖。北
極朔陸。相會而湊于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
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
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焉。願令節固
陋之姿。操尋常之具。往立于銓管之下。猶鹽締絲枲。
游于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
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群材而後構。朝廷
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
榘栱。然後取大厦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常

曠矣。願^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群隊而取一第。年
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
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于
國。及于民。夫復何為者。固當碌碌。隨衆人而出處。甘
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爭頭露腦。進說
于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使
畢其辭。而后就誅戮。竊念願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
判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以滿秩逢先君之喪。
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孤。來鄉里。涉履難苦。備極
凶屯。喪制未畢。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若何。而况

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于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駢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焉。百鍊六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于檻穽也。得出焉。萬一敢前。頤胸臆盤折。以雖未脫。夫窮塞湮死。且不甘。盛時明世。晦。晴。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說。進于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遭而求通亨。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尪者曰。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于物。百物州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為食。尪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猶哀之而雨。天之仁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如日暴其愛子。稚如十餘口。于窮餒間。則為一發聲。大叫于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為生。遭時。古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

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特
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滁州錄事參軍，
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
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侯，八月始許往鄉里。
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所依，寓于雷澤旅舍。何託稚
駮十數口，朝夕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類也。
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九州之內，可死
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某
雖老朽無所用，至于專一局分一職，六庶幾可無敗
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口，如已

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縻，使
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書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
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况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
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
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者君
也。一家之內，足愛者親之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為榮，
人子以事親為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
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

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以守疆場為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為苦也。外者蓋不以服勤勞為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為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獨僇俛于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闕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亦

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為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并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關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憫矣。恭惟閣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閣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為老者矣，則受閣下之福

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頓首再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明滅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為慎易。為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為易。夫犁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為是國之民。征賦數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覲。不謁。在禮近于傲。與慢。容之為難。介為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

先就見介于祖徕草廬中。介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一謝馬大夫于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為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茲屢牽介過縣。介慙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强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于吾民。病雖在于吾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于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艸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禮。求

傳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僮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于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為介。三人嘗與馬公事，且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為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因欲遂蹈子羽之節，不唯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忘也。一拜執事于縣之庭，得禮退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上潁川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脩，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于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于中也。則就

冬集張
本作東
集

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于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于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于內。而言語形于外。已暴著于外。猶不知協于中。邪拂于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于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于介。不納介于中。夫剛

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啟介歸之于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于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生平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

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脯。大寒始衣。而劫其纊。哭已成。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已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于里閭。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材_村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為急。鄰縣督責煩數。敲朴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于道。人流血滿。令廳堦。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于田畝。嚴禁戒不得與民

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_先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_思矣。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孤天。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茲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于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賢不能行。盡貸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兒若媵。監皂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訢飢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群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昔

田橫能養士。當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橫。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飢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為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為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介聞之。大羞媿。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窘。媿者。媿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加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如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祖徠文集卷第十八

祖徠 石介 守道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續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三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勤養理之功。歟。唐自天寶迄于天祐。百五

案原本相勤張本改

夏勤未知名
相勤養
理四本字
所本潤考

十年間。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為寇。中原擾亂。亂
生民荼苦。篡唐者非有極弱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
綿五代。干戈日尋。我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
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
筠于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于揚州。四年。取荆渚。下
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
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并汾。蠻
夷戎狄。震懾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
祖基焉。真宗章聖皇帝。于是成二祖之基。以格于可
知。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

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
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真宗
之文明。授受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
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
耳不聞金革之聲。雖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父
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
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
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
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
徧覽。唐史臣吳兢嘗為正觀政要。臣竊效之作三朝

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宗文皇帝之睿聖真宗章皇帝之仁孝聖豈復讓于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釀豈復羨于夏商周乎恭惟景祐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于古不法于今固已高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陛下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觀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鑄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

鑄。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宗。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于前。姦臣壞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後。顛側崎危。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

于中官。勿委任于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々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案此序亦見蘇子美集亦玩味文氣似與蘇為近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于言。能者材之傳于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乃設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志所向。故政化傾悖。治道亡矣。詩之于時。

蓋亦大物。于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恭。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卿秘閣石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竒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洎會。而終于篇。而復氣橫。法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與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終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并為二冊。一日觴子酒。作

而謂予曰。子賢于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諾之。因為有作于第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千古至于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曲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楊文中子吏部勉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于中也。至于法也。至于中

至于法。則至于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識。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諱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于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于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

且往仕于孟州。因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為勤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願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胆。吁。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

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于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又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狗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歌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嬖媚。見之吏部。嗟。李勣狗主。從昏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姑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癢。擇之與

予交。既。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為。諱。而。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于。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為。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五。日。序。

送張續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于世寶三十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虎動而狼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于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楊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

史聞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為史者。猶然未
知必得誅于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
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為孔子者。然
亦未知必得罪于害孔子之徒。若禹功導道。已見予
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
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導
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
張皇奮弛。可式可畏。當與子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
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于
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
乎。禹功歲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導道直道而行。
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
也。與世不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
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于予曰。館陶之政。孰為
大。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更
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
著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為如京使。死其道。
終施其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且有賢者。魏之

人猶能記識之居仲塗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為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于施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肯緘藏于其家必能傳之其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于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此為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癯而肥瘡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于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于六合作為膏潤澤液萬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密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為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于是乎在先朝為侍讀學士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

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國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削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玉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于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有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祿任。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致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

徂徠文集卷第十八

徂徠文集卷第十九

徂徠石介守道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口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柘城縣巡檢解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祭堂記

拜掃堂記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
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
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于流宕乃下詔曰
國家道莅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于人倫闡六經于
教本真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已來屬
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
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為
學之道夫傳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
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
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刻鏤已多倘許攻乎異端

則誤于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
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
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
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
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
說其年十一月建州召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
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路拭目
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清貫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
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加庶
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于辭人才子乎又崔棣

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為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內。謂古今之雄。有仲塗黃王州。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為。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楊六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爱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事政。馬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雄銛。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

相與延譽。徐言于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于殿上。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潜令小黄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告。明日。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

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為文章
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可惜矣夫介讀
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制之
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
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于古非英主歟為宰相
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
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廟夫子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
喪也一政不行則闕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

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
人之道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
絕莫亂于戰國莫妖于楊墨莫毒于秦嬴莫逆于莽
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唐神猶夏曰聰曰勒唱誕放
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跡昏君暴德莫不滅
裂衣冠隳墮圻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
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
息由根根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
五帝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不亦茂
乎六籍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為流派不

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闕焉。山嶽有崩焉。河
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
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闕有崩有竭。吾
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
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
聖人之道。大行。君曰而臣曰。父曰而子曰。京師達于
郡縣。皆崇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
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廳事。噫。其為褻亦甚
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黷慢。
于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

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闕陽耽。闔陰。夫子被王
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
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
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
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
故敢承命而不敢讓。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
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
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

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講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

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資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縕。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人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揚子泰于法言。太系。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

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逼。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各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

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于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別為鈎盾六十二門。歲入于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于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不可行也。若伏羲黃帝神農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為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白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

者也是之中謂焉相國公三代明王作取古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于青立本也集
賢由易大畜養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允朋友講習之
義立屋寬于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
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
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弛一
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
諷矣其為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
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
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而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
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儲秩勞有休怠有養所
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
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
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宜用董其役作屋若
鉤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于縣官之餘借力于公家
之隙不煩于府不擾于民和說而以成于謂相國善
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
斯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

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渚于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橫流。湯。為江為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于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于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糶。稗糞腐。為天子養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沟。發怒色。流言。郡刺史已下。焦然疚于懷。不知其為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于東方。凡數千艘。由淮達于鄆。入于新

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遠矣。安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餓。死濟之為功也。如此。其速成疾。效章。著見于人者。故畧舉之矣。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鹿。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壟耕。一穗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濟之功。此益為大。中國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瀆濟其一也。濟水廢弛一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脉也。有營胃也。不壅塞焉。地道其

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為濟矣。今濟水復流。復為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水復朝于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丈。濟復為濟。海復朝濟。功格于地矣。及于濟矣。及于海矣。功又益為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祭法曰。能禦大蓄。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蓄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祿。世世祝之。傳子傳孫。寢隆寢昌。公盡忠三朝。白首彌固。勲望風迹。終然允臧。在太宗朝。講經壁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啟發孝德。在真宗朝。嘗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

書。以斬斬朱能以道事君。有犯無隱。陛下續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說于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鄆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為濟。不朝海。地廢一丈。在公家之利。為不了。卒能成功。澤生民。利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于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謹按濟水出于河南府王屋縣。溢于東。出于陶邱。東北

會于汶。入于海。嘗黃河溢。并濟為一。河水一石。其泥六斗。泥淤為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道。不復能流入于海。乃停于鄆之西南。為大澤。作民患三十年。公久思^開之。數^議不^各外廷。眾口曉。為不可至。是復白于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于鄆。受成于公。不敢異。公議克同于公。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歷城。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把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後。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士王隲。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顏。鄆州駐泊右班殿直張政。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備述其事。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于東庫。謂非聖人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况非聖人乎。且自伏羲至于神農。神農至于黃帝。黃帝至于堯舜。堯舜至于禹湯。禹湯至于文武。文武至于周公。周公

至於孔子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一塗出也。有老子生
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然後三綱棄而五
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
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之
書。猶不可使學者見。况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書
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氏
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俱
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于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
冠。棄吾父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于夷也。
三教畫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之。庶幾知吾
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
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失二畫本。吾故書石以
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
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為之舟。則人利舟也。及
其弊也。舟及害人。河不復通。故為之橋。救舟弊也。善
哉。其達廢也。欤。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
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故變。有
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

得揀之之道也。毀舟為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深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于彭蠡洞庭。實舟之為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為十五家，率七口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于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頸奮距，以搏以噬，憧々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改，孽苗遂成。奸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輒壞者三，卒成于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奸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待制知淄州

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毀舟建橋，授謀于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其后虞部郎中胥君穀繼來為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穀為縣，雖述六公之志，而橋再成輒再壞。逮君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再也。人咸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于天。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為不然。苟興廢成敗皆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欵定管蔡之亂者非周公也。欵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欵去鱷魚之暴者非吏部也。欵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

推諸天○患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
上○且歎曰○州縣之政○莫大于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
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內○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
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
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月徒杠○成十
二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啓塞後時○况二公謀于
初三君作于後○願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為害也○遠矣
吾為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可苟作梓材以新
制度○以侈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曰

天固助予○非有奸○橋何壞○韓君再為橋○再為壞○
有故也○吾一為橋○一壞○于奸也○吾未討奸者○終
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奸人之心○暴奸人之罪
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斤之
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至日入歸○如此九十
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
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有
五○瓜距森○牙齒顏○相與橫斲○毀盤錯于其間○崇
奸深樹孽○大非君智果○奸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
拔○始其再壞三壞也○眾口噤噤○咸請罷○由于克斷○君

聽不亂。由于克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十月九日記。

柘城縣巡檢解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行。命士晝夜走奔以赴命。况庶人乎。天子無事也。農閒于野。工遊于府。商嬉于市。士大夫不醇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冠寬衣。恬愉舒緩為事。况天子乎。公卿乎。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于太祖。勞于太宗。汲于真宗。逸于陛下。始于胼胝。中于癯瘠。今至于安樂。秦舒內外官萬餘員。無所事。食天子廩祿而

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為哉。右侍禁韋君濟濟朝廷命。檢察南京之宋城。楚邱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治所。在柘城舊署。解字卑圯。風雨弗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祿厚。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厚墻。完廬日暴。濕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况海寓富康。荐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無職事。內置吾親于康寧。休髮不亦可矣。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更之。高明爽塏。于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廐庫井竈。罔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育。內以逸樂其親。及于其妻兒。韋君中無歉不

案相勤張
本以憂勤
與前三朝
聖政錄同

足者非我列聖相勤養理。寓內無事。韋君當如前所
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于此乎。予吏睢陽。韋君以
新署成。乞文為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
君之能厚于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云耳。時
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刃。負一矢。取功名
如山。邱。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勳臣
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為歌詩。頌讚。刻于金石。
播諸筦絃。荆譚鄆臣僕。甌閩內屬。蜀師來降。李煜渡江。

吳人慕化。并俘納社。天覆地載之內。一用宋正朔。罔
敢志。真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豐
遂。積穀豐實。海內恬嬉。閒暇習于俎豆。寬涵濡儒蘊藉。尚
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
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無有卓、勳、烈、可稱。紀
載。夏四月。予卧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
書于予。曰。故鄆城為水濕。敗予作新城于故城西南
十五里。遷其民而居。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謀再遷
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為大澤之一。周視邑
內。高燥無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西遷之水亦隨去。與其

勞民而再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為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長堤。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維作堤。又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取于民。令苟不民恤。吏因緣為姦。蠹傷吾民。是吾作堤。非以為利也。反以為害也。因即堤上下。城裏外。樹楊萬有三百栽。曰。他日堤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堤既成。且固。柳皆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為吏。不從軍邊塞。効萬死一生。立尺寸功勞。求名書國史。此為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至縣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君文。以記之。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勳烈。可紀載。劉君之功。雖非卓、者。刊之于石。亦無媿焉。遂記之。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于寢。唐制。三品已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年。四品。官亦許立廟。介令官為節度。掌書記。枉國家官器。令從七品。說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府

史之屬也。介為庶人。則嘗命于天子。又未至于適士。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一廟。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于寢。則介之烈考。嘗為東宮五品官。且鬼神之道。尚嚴于寢。實為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于式。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為之制。乃于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薦新及于烈考五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禮而出新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

拜掃堂記

石氏既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大王父下為三十二墳。葬于祖塋。復立祭堂于宅東北位。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石氏從周得姓。逮于今二千有年矣。自滄徙居。至于今百五十有年矣。祀遠唯介之烈考。能談其譜。討源及流。實為詳盡。小子嘗考之。烈考終不有識。大懼墜落。又為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烈列辭二千三百六十八字。表于墓前。以傳千萬世。風雨燥濕。石久必泐。字久必闕。不可無蔽覆。且歲時必上冢。出必告于墓。反拜于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為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

陳祭總謂之拜掃堂云。

徂徠文集卷第十九

徂徠文集卷第二十

徂徠石介守道

謝益州張密學啟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啟

謝兗州李相公啟

謝兗州通判孟虞部啟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尚書啟

移府學諸生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謝益州張密學啟

石介啟介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

九日五次伏謁旌下一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
禮待九日費公膳十一人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
楫盛送饗餼精米嘉麵醇酒肥肉率皆豐餘盡室九
口在舟四夕日以饜飽猶不盡三之一噫飲食雖禮
之末禮非飲食不將記曰禮始諸飲食易曰物不可
不養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頤養正則
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飲食豈其細
歟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
豈專于飲食哉所以為禮也恭惟知府密學望高中
外德服西南出以甸定四方人將陶宰萬物上養君

后必以道三者何忠信之謂也不以道則徒資口腹
之欲與飼衆人何異哉下養士類必以禮者何仁
義之謂也不以禮則徒取券肥之意與畜犬豕何異
哉介所以拜賜以來為榮且喜非榮一卮酒之旨非
喜一桮肉之味蓋知府密學養不肖以禮也又府從
事嘗以介小詩塵于几閣密學俯為屬和雖不獲賜
本而親奉玉音是何菁桴土鼓之踈輒邀咸池大寧
之作斯又希世之幸而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
吏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邦自當畏汗恐慄
趨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褫如矩步以賓

客禮進退從容近坐。歛密奉對。聲什唱和。飲食所。未
來有勞。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楫。若僚友者。為迫
出素望。皆逾常夷。為榮且喜。不亦宜哉。密學既以禮
養士。願服勞厥官。夙夜勉。使卒無曠。敗以報萬。
此則小人以力養上之效也。敢勤而不怠。近瞻府城。
邀阻旌戟。卑情無任。戀恩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賈。
任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迫凶喪之家。稚駭十
餘口。寄于五千里外。其未墜于淵谷者。如以寸髮維

之矣。學士賜之大德。不唯振其將死之命。又從而衣
食之。使有餘。溫餘飽。馬當日之凍者。今煖而壯。當日
之匍匐而行者。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坐
而食。堂有親且康寧。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
石氏閨門之內。晏安如也。學士之德也。嗚呼。夫施之
為也。有憫其人。餓窮而為之者。有取其人道德而為
之者。憫其人。猶仁一魚。鯨卵胎。犬彘鳥鼠。不忍其無
罪而就死地。惻焉而憫之。為也。施之細也。取其人
道德而為之者。非不忍其無故而就死地。惻焉而
憫之。為也。蓋以其人之有智勇焉。生之也。可使之

立功庸以其人之有學術焉。生之也。可使之施教化。以其人之有忠信焉。生之也。可使之輔輔君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焉。生之也。可使之養養蒸民。斯以為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子將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子之公也。私者。私于一物也。公者。公于天下也。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得生焉。不過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報。故君子不求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焉。必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焉。不求焉。所以私于物也。求焉。所以公于天下也。立功庸。施教化。

輔君子。養蒸民。斯非天下之公欤。學士之施于介。非憫其饑窮而為之也。取其道德而為之也。學士不求其報于介也。是以魚鼈卵胎。犬彘鳥鼠待介也。求報于介也。介則將以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于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履此嚴凝。順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戀。奉之心。

謝兗州李相公啓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萬福。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參覲。伏蒙相公恩遇如

常介不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兖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之厚且足。無如介者。生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為狀元。由大匠丞通判于兖。逮今三十年。相公凡四來。其殖衣食于兖州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之。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三十五矣。先介十年生者。衣食多于介。一年後介一年生者。衣食少于介。一年。何況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四年。十年生者。是兖州之人。衣食相公無如介厚且足者也。介于兖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兖州于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蓋相公來兖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旦暮相公三正台席。推兖州衣食以及天下。天下衣食相公。其亦如兖州之人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祿。寧有窮時。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謁兖州通判孟虞部啓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于介。言乎爵則貴。言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郡。則介父母之邦。此又一宜拜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

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志。如事父。執事與介先君同年登科。又一宜拜也。介于執事。宜拜之。禮有五。而執事聽政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始至卒事。二百一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門牆。今幸會車騎。過于里中。敢俯伏馬前。叙孟子詩人禮家之說。以修勤拜。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孫宏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高昌言。垂四百

年。今國家方惟新庶政。更修百度。日昃不食。急于太平。而蝗旱相乘。仍歲饑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內諸隍。聖德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臣竊見本州。今秋得解進士。士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叙三才九疇之義。能知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具見其實。輒敢薦明。惟朝廷策焉。伏以建中。今三十六歲。專精畢加。勞心苦學。積二十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深明。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為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故能言天地人之際。知帝皇王之道。通古今之術。識治亂之迹。懷

經綸之略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母以孝聞躬
營甘旨不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堅未嘗以一介
干非其人持身廉操心平睦鄉里以仁交朋友以忠
內守信義外修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所謂
經明行修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賦時本州考
試得合格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去訖竊以禮部
每春就試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試體繁密條制謹
嚴苟小有所誤便當有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
竊恐偶有所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
不見用于聖朝其道遂不得施于天下文明之代使

賢者有不遇之歎千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
聖慈更不送禮部試特召令試策訪以王道之要咨
以當世之務容其直言毋諱有司必有以補益國家
者如其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與收擢稍不如舉狀臣
甘俟朝典干冒疏戾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黃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
也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飢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
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于下黎民
阻飢皇天馬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

雨麥不出壟穀不出^生土日凄風亢陽熾炙其土其政不修耶其化不流耶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而不來苟以政不修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上天示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絕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民歲供飲祗事于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罹禍民其肯受惟神其移于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在炎漢以秘略授子房建萬世^基天^人神並受其福其功略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內並在神之左右豈不能為作福休以庇覆膏沐之守吏既不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棄諸惟神仁于斯民

上南京夏尚書啓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宋為南京其名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侯舜自媯汭禹自有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德其世長矣洪惟太祖開國授于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朝先朝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

乎百年○德厚流長○本固業茂○重熙累盛○以至于億萬
世而寢隆寢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
壯是王氣○建為大都○保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
國適臣若○今丞相僕射王公○參知吏部禮部蔡公○皆
自此遷入為柄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
尹○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
以大禹益稷皋陶之謨○出為誥命○次以伊尹伊陟甘
茂巫咸之美○弼諧機衡○名書太常○勲在王府○今既承
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之去○自茲京邑○地望益高○不
獨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宮登
于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竹交并○精爽飛越○官
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一日而至○慰
邦人僊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踊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
本也○養末也○君子厚于本○而薄于末○故學至焉○易曰
大畜養賢也○又曰頤正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
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于
本而薄于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充而後
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也○君

子崇養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責之。以道故道至而教
化行矣。然則養生豈空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
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
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
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于忠信而忠信立。志于孝弟
而孝弟成。志之謂也。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
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
于故大諫戚公成于今留守夏公大諫為建學官學
之有取無不給。唯養士之具未備。畝守從天子請田
千畝以食于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

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
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之
不以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識之。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盈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
礴。江海不橫瀉。無以彰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宮室不
壯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解仰也。地
載不厚。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群儒何所法也。况
藝祖始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為京。自四畿相
附。而先聖廟齷齪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

視四方之則哉。留守尚書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人承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購材于河陽。淮成得大木以新厥居，輪焉奐焉。京邑翼日，宋人開聲發誓，知聖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日而成功。有司告十二月二日吉，請上棟焉。公命盛食以落之。見即偉。拋梁東，夫子之道岱嶽並崇；拋梁西，夫子之道太華與齊；拋梁南，夫子之道衙嶽相參；拋梁北，夫子之道常山比極；拋梁上，夫子之道如天可仰；拋梁下，夫子之道如地不瀉。伏願拋梁之後，留守尚書公入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上以致君于堯舜之

日疑當作月

上。下以躋民于仁壽之域，萬斯年兮。主聖臣直。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當大克惠養于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庥于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疢癘，皆神牧與神之羞。今天行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于棗盛。牧其治明也。惟是夙夜祗栗，改行修政，庶幾菑禍自茲少弭。神治幽也。亦豈得安平者哉。今民咨嗟，咸歸咎于守吏與神。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

陽雨不作大沴。弗賊天之時。弗遺地之利。弗絕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敢邀其功。惟神念之。

祖徠文集卷第二十



石守道集二十卷

晁昺德郡齋讀書志

右皇朝石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爲學士。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而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多忌諱。作慶曆原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及諫。其後守道死。諫因誣。以比之。契丹請刻棺驗視云。

乾隆壬子秋日余放棹曹溪見席氏字樸
齋插架有此集因假歸抄出一部將
未嘗見附錄一卷如北平朱笥河文鈔
內和州梅亭亭記并錄一篇嘉定錢潛
研齋石文跋尾續內原字二年石氏世表
類又歐陽之集有介量表宋史本傳東
都子略宋名臣言行錄錄甚多余已另錄

